

歪脖子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小时候,谁家的闺女快要出嫁了,父亲就在院子里选几棵树,请来附近最有名的木匠,好酒好菜支应着,打个板箱、三斗桌和脸盆架子,用桐油刷得能照见人影。母亲纺花织布,做成条纹单子、老蓝被里和方格布衫,再到百货商店里买木梳、镜子、针线筐等小物件,嫁妆就齐了。

出嫁那天,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,小院里像赶庙会,人流如织,每个人都是一朵盛开的水莲花,不停地摇曳着。阳光洒在身上,和风扑到脸上,按摩着岁月添加的皱纹。喜鹊站在树枝上“喳喳”地叫着,送上一首张清芳的《出嫁》歌。母亲把“压箱钱”塞到箱子角里,锁上如意铜锁,再用红麻绳捆绑结实,等到吉时一到,穿根扁担抬起就走。

娘家人提前定好一帮人当送客,给闺女送行壮威。送客里有本族人、亲戚和抬嫁妆的。本族人和亲戚空着手,是“甩手客官”;送客中有一个“金童”,兜里装着板箱上的钥匙,是“带钥匙的”;有

两个“玉女”,跟随新娘上了婚车,是“送亲女”;那些抬嫁妆的就是“歪脖子”。

歪脖子虽是下力人,也是主家精心挑选的,都是村里长得帅气的小伙子,一个特长必须是有的,那就是能喝酒。闺女被婆家接走后,送客随后也出发了。歪脖子抬着嫁妆晃悠悠走在前面,送客空着手悠悠哉哉跟在后面,一长溜纽扣上系着红线标记的送亲队伍走在乡间小路上,欢声笑语流淌一路。天空的小鸟唱着歌,路边的野花笑盈盈,歪脖子抬着传承了几千年的华夏文化,扁担在肩头上倒腾来倒腾去,左肩抬时头向右歪,右肩抬时头向左歪,这就是歪脖子的来历。

娘家人是贵宾,歪脖子也不例外。主客必须坐在堂屋正当门,称为“正桌”;歪脖子被安排在厢房里,称为“偏桌”;凑份子的人坐在帐篷里,称为“坐席”。礼炮响过,宾客入座,酒席就开始了。当地有个习俗,亲家相距再远也

不能留客过夜。所以,正桌上的长辈很谨慎,一般不喝酒,陪客很轻松,耍耍嘴皮子就可以了。偏桌就不同了,歪脖子拼命地喝,陪客就遭殃了,一阵“五魁首”“六六顺”……舌头就大了。主家最怕陪客醉中失态,引出事端,赶紧找人替下来。又一阵“车轮战”,第二梯队又趴下了。陪客不停地换,酒瓶不断地空,直到主家敬完酒,照客端着托盘给正桌上的领头人奉上两次红包,发话开饭了,歪脖子依旧吃五喝六。

太阳偏西了,歪脖子喝高了,不胜酒力,歪歪扭扭往回走。半路上,领头人把红包发给大家,歪脖子拆开一看,里面包着五角钱,高兴得嘴角裂到耳根后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,时代变了,嫁娶的格局也变了。嫁妆不用抬了,婆家的车队开到家门口,新娘、送客、嫁妆统统接上车,歪脖子也成了“甩手客官”,酒照喝,红包照拿,就是不见五角钱的红包了。

喜欢贴上年画,憨态可掬的娃娃抱着金鱼,代表着吉祥与富贵。每逢清明,家里做青团时,就会把柳枝插在门上。端午时节,插在门上的艾草能驱逐蚊虫。

农村的柴门,有一种归隐山居的恬淡之感。窑洞拱形门又有一种厚重朴实的美。每每经过古建筑,我总喜欢跑过去轻轻地叩一下门,似乎随着我的叩击,就会迎面走出一个身材婀娜、唇红齿白的姑娘。门内似乎藏着很多故事,那其中曾经演绎着多少人类的悲喜。

时光似乎就在这样的一叩、一推、一掩中定格。岁月无声,中国人对于门的雕琢和心意,都代表着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绵长的祝福……

怪道:“你在家煮好了水饺,装在保温杯里带来不就快多了。”老公正色道:“水饺当然是刚出锅的好吃。”想象着他在冰雪中用力蹬着不太听使唤的三轮车,我心里不禁一热。

老公不是一个浪漫的人,在我生日那天,不会想到送我一个蛋糕,但是一定会早早起床,为我做一碗手擀面。情人节,不会送我一束鲜花,说几句甜蜜的话,但一定会早早下班,做上一桌我爱吃的菜。

曾几何时,我为老公不懂浪漫而生气苦恼过。今天我突然豁然开朗:爱情不就是择一良人三餐四季吗?琴棋书画诗酒花是浪漫,柴米油盐酱醋茶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?

在浓浓的烟火里,我感受到来自老公的极致的浪漫。

古人是最懂美的,细腻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。

我最喜欢园林的门,极富诗人般的浪漫与风雅。移步换景,处处彰显着中国美学元素。框景、借景,一切都妙不可言。哪怕是一堵白墙,掩映着几枝春花,都显得浪漫而恰到好处。而拱形的门,或朱红或墨绿,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。

此时,坐在回廊里,脚步悠闲,可以体会与明月、清风为伴的雅致。每每在园林里穿过一扇小门,都会猛然看到几枝青翠的竹,几朵嫩黄的花。一切都像是一幅图画,似乎多一分嫌多,少一分不足。

我也喜欢看寺院的山门。行走在空灵的寺院里,听钟鼓声入

耳。在山门处坐下,风柔和地吹过来,大殿上的铜铃就叮叮当当地发出声响。厚厚的山门护佑着这里的宁静,一任时光流逝,而不被外界打扰。

我喜欢行走在京城看皇家的朱红大门。那一排排闪着亮光的铜钉,穿过岁月诉说着曾经的奢华与威严。每每走过,我都喜欢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,那门很厚、很重,似乎有着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威严。

古老的四合院里,我最爱垂花门。因其檐柱不落地,垂吊在屋檐下,其下有一垂珠,彩绘为花瓣儿的形式,故称垂花门。古时讲究“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”的二门就是垂花门。

在普通人家的大门外,人们

真是既不浪漫又直男,我心里不满地嘀咕道。

中午,雪越下越大,由飞絮变成了鹅毛,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我打开门一看,只见老公头发眉毛全白了,顶着一身雪花站在外面,冻得通红的手上端着一个大盖帘。“呀,端着啥?”我好奇地边问边掀开盖帘上罩着的笼布。一个个白胖胖的水饺像小鹅一样整整齐齐卧在盖帘上。他冲我一笑,说:“你最爱吃的牛肉馅的水饺。”我忙拍打他身上的雪,心疼道:“这么大的盖帘,你怎么带来的?也不开车?”“车前窗被冰封上了,我借楼下张婶的三轮车来的。”他跺脚上的雪,端着水饺走进厨房。

等我来到厨房时,老公正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饺子。见他脸上冻的那坨红还未褪去,我责

门上的古典之美

◎王南海(河北石家庄)

烟火里的浪漫

◎张玉(山东临沂)

这天,天空飘起了雪花,院子里的桂树、香椿树挂满了雪,玉树琼枝,美不胜收。几个孩子在雪地嬉闹着,银铃般的笑声在雪地四下迸溅。

我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了。来娘家多日的我,立刻给老公打电话,与他相约在公园相聚,赏雪后的红梅。老公不肯,我打趣道:“听说下雪天,在雪里走着走着,就白了头。”电话那头,老公不以为然地说:“白不白头不知道,感冒是一定的。”一番话打消了我所有念头。

陪母亲吃顿火锅

◎冯翀(河北保定)

火锅、涮肉、烤鱼,这些我经常吃的食物,在年迈的母亲看来,却都是新鲜食物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几个同事在外面吃了一顿麻辣火锅,浑身冒汗。早早在门口等待的母亲看到我泛红的脸颊埋怨道:“大冬天出了这么多汗,也不知道保暖,小心感冒!”然后,她小心翼翼地问我:“火锅是什么味道的?就是放一堆菜在锅里煮吗?有你炒的菜好吃不?”看到母亲那充满探究的眼神,我决定去超市买些食材,晚上在家陪她吃一顿火锅。

顶着呼啸的寒风回到家后,老公已经把餐桌收拾妥当,芝麻酱、葱花、香菜、韭菜花、酱豆腐一字排开,母亲拿着筷子端坐在桌前,看着我吧购物袋里的食材往外拿。

“这都是些什么呀?”母亲像小孩子一样,好奇地问我。我一样一样地向她介绍:“粉色的是虾丸,白色的是鱼丸,这个是鱼豆腐,这个是蟹棒……”母亲学着我们的样子,往自己盛了芝麻酱的碗里加上香菜、葱花和酱豆腐,一边搅拌一边说:“好香!”她的样子逗笑了一桌人。

桌子上,锅里的菌菇汤“咕嘟咕嘟”翻滚着,热气裹着香味钻进每个人的鼻孔里。这场景,让我想起了那句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。母亲40多岁生下我,作为母亲的小女儿,从小最受疼爱,如今她年纪大了,和我们居住在一起,我却鲜有时间陪她。一起吃一顿火锅就能让她如此喜悦,以后我要多抽出时间陪陪她。

肉片还在锅里翻腾着,我把几片已经煮熟的肉夹到母亲碗里,笑着说:“妈,来尝尝羊肉和牛肉,都不腥。”

“嗯,好吃,好吃。”母亲嘴里嚼着牛肉,含糊不清地说。吃完了肉,她又自己用漏勺舀了蟹棒、土豆片吃了起来。

“妈,肉片、丸子少吃,晚上不容易消化,吃点菜吧。”老公用竹筷挑出生菜,放到母亲碗里。

火锅汤汁的翻滚声和吞咽美食的声响,在此刻听得最为真切。锅里不断升腾起白色的水雾,透过氤氲的热气,我看到母亲脸上漾着欢喜与幸福。

母亲最先吃饱了,她打着嗝,靠在餐椅上,轻轻拍着肚子,眼里透出笑意说:“怪不得外面街上那么多火锅店,冬天里热乎乎地吃一顿,确实很暖胃。”

“妈,过两天我带你去吃烤鱼吧,特别好吃!”

“好啊,好啊!烤鱼烤的是什么鱼?”母亲眼里闪着光,末了还不忘加一句,“比你做的清蒸鱼、红烧鱼还好吃吗?”

锅里还在冒着缕缕热气,在灯光下,我默默注视着吃得红光满面的母亲,不禁想到《岁月神偷里》的那句台词:在变幻的生命里,岁月,原来是最大的小偷。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那么今后我们多多陪伴家人吧!

